# 引 言

维吾尔族是我们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人民和祖国其他各民族人民一起，为缔造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保卫和建设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创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自古以来维吾尔族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伊犁地区和天山以北的一些地区。按 1990 年的人口统计，维吾尔族人口共有 721.4431 万人。根据语言学的分类，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使用现代维吾尔文。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祖国的西北部，面积有 160 多万平方公里，这里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毗连。境内有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有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等三大山脉。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盆地，面积约 56 万平方公里，盆地中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盆地周围分布着肥美的绿洲，绿洲上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盛产水稻、棉花、小麦、高粱、玉米、豆类、薯类、瓜果、葡萄、桑、麻，山区则有畜牧业。较大绿洲有叶尔羌、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准噶尔盆地面积 30 多万平方公里，周围不但有大面积的农业区，而且还有辽阔的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山山脉横亘于新疆中部，其主峰托木尔峰海拔 7435 米，东段的博格达峰（5445 米）终年积雪，雄伟壮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昆仑山从塔里木盆地西部延伸到南部，形成盆地西、南两个方面的明显的界限。帕米尔高原上的乔戈里峰海拔 8611 米，是世界第二高峰。另外，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7546 米）和公格尔山（7719 米）也是世界著名的高峰。阿尔泰山位于准噶尔盆地的东部和东北部，海拔在 1000—3500 米之间。主峰友谊峰海拔 4300 米，是新疆东北部的高峰。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的冰山雪峰有丰富的雪水。这些雪水汇成奔流不息的河流，灌溉着天山南北的绿洲和草原。在这些河流之中以塔里木河最长，全长 2100 多公里，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除此之外，还有开都河、伊犁河、车尔臣河、和田河和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及玛纳斯河等较大的河流。额尔齐斯河流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注入北冰洋。

新疆资源丰富，拥有发展农业、畜牧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十分优越的条件。除了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光热资源和生物资源等农业自然资源之外，还有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探明的矿种有一百多种，主要有煤、石油、铁、锰、铬、黄金、铅、锌、铍、锂、铜、钽、铯、云母、水晶、玉石及国防工业和尖端科技所需要的各种名贵宝石。①

在塔里木盆地中部，有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是世界上尚未大规模开发的最大内陆含油气沉积盆地之一，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预测石油资源总量为 180 亿吨左右，天然气 7 至 8 万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油气资源总量的五分之一。塔里木盆地的油气有物理和油性都很好的特点。塔克拉玛干沙漠不仅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有丰富的水资源。在沙漠表层 2 米以下普遍有地下水，潜水储量达 8 亿立方米。在沙漠中有大面积的胡杨林和红柳林。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的开发，是实现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张良臣等编著：《新疆的宝藏》，第 7—15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对我国下个世纪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八五”以来，国家作出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石油工业发展战略决策，加快了新疆油气开发的步伐。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已经修通。在北疆准噶尔盆地，先后探明了亿吨级油田和一批油气储量；在吐鲁番一哈密盆地，石油勘探开发也取得重大进展，油气产量稳步上升。现已探明，全疆油气储量达 300 多亿吨，占全国预测油气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①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气候具有显著的大陆性特点。境内天山以北雨雪较多，气候寒冷；天山以南则干燥炎热，雨水极少。塔里木盆地东端的吐鲁番盆地是我国最低的地方，夏季最热时的气温在 37℃以上，由于气候炎热，所以有“火洲”之称。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甜瓜、叶城的石榴、库车的杏、喀什的石榴和樱桃、阿图什的无花果、和田的核桃、库尔勒的香梨、伊犁的苹果驰名中外。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除了维吾尔族外，还居住着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民族。

维吾尔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维吾尔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和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所以，其历史既有与其他民族共同的地方，又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阶段。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地区曾经建立过各种政权，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有时是从属性质的关系，有时是并列性质的关系，但总的趋势是经济、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

① 伍成等主编：《塔里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与新疆经济发展》第 1—2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一、关于维吾尔族族源的传说和记载

维吾尔族人自称“ ئۇيغۇر ”(Uyɣur),意即“维吾尔族人”,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音译为“维吾尔”。这一族称曾出现在许多古代文献中。例如，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回纥可汗磨延啜（公元 747—759 年)的记功碑建于公元 759 年前后，碑文用突厥如尼文镌刻，碑文记载着维吾尔族先民对本民族的称谓“ 𐰺𐰼𐰺𐰽𐰃 ”(读 Uyɣur,汉译“维吾尔”)。在另一块关于同一个回纥可汗的碑文(即发现于蒙古国的“铁尔浑碑”)以及苏吉碑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记载。[①]维吾尔族人称自己的语言为“ ئۇيغۇر تىلى ”(Uyɣur tili),意即“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古代维吾尔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佛教文献，其内容是分别从汉、藏文本翻译的，成书年代大约在 9 世纪中叶以前。在其第一卷末的跋文中，译者写道：“män tübüt tilindin uyɣur tilingä äwirdim”(我从吐蕃语译成维吾尔语)。[②] 在这个句子里出现的“Uyɣur tili”(维吾尔语,亦译“回鹘语”）这个词组说明古代维吾尔族人对本民族统一的民族共

①马洛夫：《蒙古和吉尔吉斯的古代突厥碑铭》第 30 页，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9 年；《古代突厥文献》第 70 页,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1 年 克里亚西托尔内：《铁尔浑碑研究》,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 36 卷,第 335—366 页。

② 拉德洛夫、马洛夫合刊：《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维吾尔文(回鹘文)铅字刊布本,圣彼得堡，1913年,第 1—2 分册,第 34 页；参见古代维吾尔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圣彼得堡藏本（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手稿部），写本编号 SJ $\frac{M}{I}$,第 18 页背面。

同语已经有了认同和一致的称呼。

公元 4 世纪时的《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就是“Uyɣur”(维吾尔)这个族称的首次汉译。后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文献对这个族名有不同的译写：公元 6 世纪末、7 世纪初写作“韦纥”;公元 788 年以前写作“回纥”；788 年以后至 13 世纪 70 年代则写为“回鹘”; 13 世纪 70 年代至 17 世纪 40 年代写作“畏兀儿”；17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初则称“回部”或“缠回”。除了这些以外,其它的译写还有很多。有人认为《史记》、《汉书》中出现的“乌揭”、“呼揭”、“呼得”、“伊吾卢”等也是“维吾尔”的音译。研究者认为，维吾尔族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3 世纪游牧生息于贝加尔湖以南、巴尔喀什湖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广阔地区的丁零。维吾尔族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公元 5 世纪以后已经居住在新疆天山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大量铁勒和高车。

关于维吾尔族族名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外史书有多种记载和诠释，这里简要介绍主要的几种。

其一，认为“维吾尔”具有“联合”、“结合”、“同盟”之义。这一解释的根源来自于 14 世纪波斯伊利汗国宰相、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编著的史学著作《史集》中写道：维吾尔“这个词是突厥语联合和帮助的意思”。进而拉施特又在该书中讲了一个当时的传说[①]：在塔拉斯和合里—赛兰一带居住着一个部落，部落首领名叫的卜·牙忽亦。的卜·牙忽亦有四个儿子:合剌汗、斡尔汗、阔儿汗和古儿汗，他们全信佛教。四子之中，合剌汗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后来合剌汗生了一子，名乌古斯。乌古斯长大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且同他的父亲、叔父们开战。他的父亲战败而死，有的叔父和氏族投降了他，有的叔父和氏族则逃向东方。乌古斯胜

①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1分册第 131—136 页，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利后举行庆典，在庆典上给归服于他的人们赐以“维吾尔”之号，意即“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后来这一词就成了这些人后裔的族名。

其二，认为“维吾尔”具有“依附”、“粘结”或“凝结”的意思。这个解释来自于17世纪的史学家阿布勒哈孜·巴哈杜尔汗。他在公元1663年写的著作《突厥世系》中认为“维吾尔”一词的意思是yapishgur（即“依附”或“粘住”）[①]。这一解释也曾被后世维吾尔史学家毛拉·穆莎·莎依然米所引用[②]。

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称乌古斯可汗建立国家后曾向四方发出勅令。勅令中说“吾乃维吾尔人的可汗”[③]。这个传说曾被许多人采用，作为“维吾尔”一词含义的解释，认为这是乌古斯对他的人民的称呼。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亨利玉尔的著作。此说则从托勒密记载的奥伊哈尔德斯人所处地理方位推测，认为“维吾尔”又是与塔里木河同名的民族名。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志》一书中的“赛里斯国”中说：“再往南是达姆纳人（Damnai），然后是比阿拉人（Pialai），他们一直分布到奥伊哈尔德斯河畔；其南面是与该河同名的奥伊哈尔德斯（Oikhardais）”[④]。英国学者亨利玉尔认为奥伊哈尔德斯人是回纥或畏兀儿，奥伊哈尔德斯河为塔里木河。

如前所述，“维吾尔”一名最早出现于4世纪时的《魏书·高车传》。此书称高车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

① 阿布勒哈孜·巴哈杜尔汗著：《突厥世系》，柯诺诺夫俄译注释本第40—45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版。

② 毛拉·穆沙·莎依然米：《伊米德史》手抄本。

③ 耿世民译注：《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3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法）戈岱司编，耿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3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异奇斤氏[①]。其中的袁纥氏即维吾尔。据此可知，维吾尔最初是属于高车这个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氏族。后来它逐渐发展和强大，融合了与它相近的其他部族，形成了独立的民族。

7世纪初,铁勒受突厥统治。公元605—616年(隋大业中)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对铁勒诸部实行残暴统治。公元605年处罗可汗袭掠铁勒诸部，将各部首领好几百人杀掉。铁勒中的韦纥团结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落，反抗处罗可汗的残暴统治，自立为俟斤，称回纥。这里的“韦纥”就是高车时期的袁纥氏。这一史实表明，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等一部分铁勒部属联合起来脱离了突厥的统治，将自己的联合体名称定为“回纥”。

关于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远在13—14世纪时即在维吾尔族中流传着许多传说。传说之一是他们把自己的族源与神话人物乌古斯可汗联系在一起。此传说还流传于突厥语系其他民族和古代蒙古部落中。这一传说以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这种文学形式流传下来。史诗称乌古斯原来是一位极其勇敢、强壮的人物。成人后与神女结婚,生下了坤汗(太阳汗)、爱汗(月亮汗)、余勒都思汗(星星汗)、阔克汗(天汗)、塔格汗(山汗)、鼎格思汗(海洋汗)等六个儿子。不久,乌古斯可汗大摆宴席,邀请四方百姓参加。宴会后,乌古斯可汗向四方发布勅令,让使臣们送出。[②] 后来,乌古斯可汗征服许多部落,成为各部落的首领。研究者证明,“维吾尔”和“乌古斯”是两个密切相联的概念。

13世纪在维吾尔人中流传的另一则传说则更接近事实和更为详细。这个传说被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录入自己的著作。据说，畏兀儿地区有两座非常大的山：一座名为不黑剌秃—不思鲁克(Buqratu — buzluq)，另一座名为兀失浑鲁黑—腾里木

① 《魏书》卷一〇三。

② 耿世民译注:《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3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Ausqunluq—t(a)ngrim) 哈剌和林山位于两山之间。……两山之旁有一座名为忽惕—塔黑(qut—taq)的山。这些山区内,有一处地方有十条河,另一处地方有九条河。古代畏兀儿诸部的驻地就在这些河流沿岸、山里和平原上。沿着十条河流居住的称为温(on)畏兀儿,而住在九河的,称为九姓(tuguz)畏兀儿。那十条河称为温—斡儿寒(On—argun),它们的名字依次如下:亦失里克、兀丁格儿、不乞思、兀思浑都儿、秃剌儿、塔儿答儿、额迭儿、斡赤—塔宾、合木剌卜忽和兀的刊。……过了若干岁月和世代,这些畏兀儿部落还没有指定的君长。任何时候,各部落中都是通过暴力争夺,由某人作为本部落的异密的(部落首领)。后来,所有各部为了共同利益举行了会议,并在会上议决:"除非有一个能向全体发号施令的全权君主,我们别无出路。"全体一致满意地从诸部中最聪明的额必失里克部落选出一名为忙古台的人,授予亦勒—亦勒迪必儿之号。(他们)还从兀思浑都儿部落选出另一个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把他称作古勒—亦儿勒。他们让这两个人作了全民族和诸部落的君主。他们的氏族统治了百年之久。①

波斯人志费尼(公元 1226—1283 年)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也记载了类似的传说。他写道:

"当时,哈剌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剌,一名薛灵哥,汇流成合木阑术之地。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其中一棵,他们称为忽速黑,形状似松,树叶在冬天似柏,果实的外形和滋味都与松仁相同;另一棵他们称为脱思。两树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眼见这个奇迹,畏兀儿各族满怀惊异。他们敬畏而又卑躬地接近丘陵,他们听见歌唱美妙悦耳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三十步周围的地方。

① 拉施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239—241 页,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帐篷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的首领们来观看这桩怪事，畏惧地顶礼膜拜。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变得强壮起来，开始走动。终于，他们走出石室，被交给乳母照管，同时，人们举行种种崇拜的典礼。他们断了奶，能够说话，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近树，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对生长这两棵树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这时，这两棵树突然出声：‘品德高贵的孩子们，常来此地走动，克尽为子之道。愿你们长命百岁，名垂千古！’当地各部落纷纷来观看孩子，犹如对王子一样尊敬他们。大家离开的时候，给孩子各取一名：长子叫孙忽的斤，次子叫火秃儿的斤，三子叫脱克勒的斤，四子叫斡儿的斤，五子叫不可的斤。考虑到这些奇迹，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从五子中推选一人当他们的首领和君王；因为，他们说，这五子是全能的真主赏赐给他们的。他们发现，不可汗品貌秀美，才智出众，胜过别的诸子，而且，他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因此，他们一致推举他为汗，于是他们会集一起，举行盛会，把他拥上汗位。’①

拉施特和志费尼所引用的传说，与汉文《高昌王世勋碑》所记畏兀儿人起源的传说很相近，它们很可能都同出一源，最早很可能是畏兀儿人关于自己祖先起源的传说，流传在各地，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作者所记载，内容和情节都有些出入。其中记述最完整者为《高昌王世勋碑》，这个碑是 1933 年前后在甘肃武威县北 30 公里石碑沟一带出土的，原碑高约 4 米，宽 1.62 米。现仅存下半段约为全碑的五分之二左右。碑文用汉、回鹘两种文字书写。立碑时间为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 1334 年）。根据碑文所载，回

①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 62—64 页，1980 年版。

鹘文部分出自元代一位维吾尔族著名学者的手笔。①

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类社会许多民族一样，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历程。维吾尔族的先民丁零、铁勒、高车和回纥人（后称回鹘人）曾先后融合了漠北草原的和中亚的属于不同语系和人种的古代部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吸取了活动在新疆的古代东伊朗语诸部（即通常所说的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其他突厥部族的文化，最后形成现代维吾尔族。

国内外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在人种特点上,有以下三种类型：一、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和田，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维吾尔族中欧洲人种的帕米尔一费尔干类型（也叫中亚两河类型）表现明显。二、在多朗人和柯坪、阿克苏、伽师等地的维吾尔族中南西伯利亚人种占优势。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地区也可以见到南西伯利亚人种因素的混血。三、还有一部分为欧洲人种的中一长颅型地中海人种集团中的印度—阿富汗人种类型。② 学者们对新疆洛浦县桑普拉墓地距今约两千年的一号丛葬墓两具头骨进行了头骨复原面貌工作，塑成的复原像容貌具有颜面长、面部强烈突出、狭长而高耸的鼻子、深目等一般地中海人种常有的形态特征。③ 和现今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维吾尔族人的特征相比较，对理解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和现代维吾尔族在人种方面的密切关系或许会得到某种启示。

①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第 515--529 页。

②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载穆舜英等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 409--429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韩康信、左崇新：《新疆洛浦桑普拉古代丛墓葬头骨的研究和复原》，载《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5 期，第 91--99 页。

# 二、从鄂尔浑回纥汗国到高昌回鹘王国

## （一）回纥的兴起

在 7 世纪的时候,现代维吾尔族的重要源头之一——回纥人便以一个独立的、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的面貌出现于漠北草原。

回纥民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另有十姓回纥），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回纥的内九族，按《旧唐书·回纥传》载，其一称为药罗葛，即初期的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回纥的外九部是回纥与其他八个较大部落联合而成的集团。这外九部的名称依次是：回纥、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人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有时因为天灾和战祸而迁徙于草原。公元 5 世纪时，他们游牧在鄂尔浑河西北。5—6 世纪之间,它的一部分迁至土拉河流域。根据《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的记载，到 7 世纪初时他们又活动在色楞格河流域。 5 世纪至 6 世纪之间有一部分定居和游牧在天山南北一带。 7 世纪至 8 世纪初,突厥默啜可汗强盛，夺取了原来铁勒的故地。在其压力之下，一部分回纥人越过沙漠进入河西走廊。

公元 7 世纪回纥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的自然环境给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制铁业和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器的获得促进了军事和生产能力的提高。手工业已经成了独立的生产部门。和周围各族及中原的贸易，给回纥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在这一期间，回纥人的养马业大为发展。回纥马成了回纥人的重要畜牧业产品，也是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在这样的形势下，回纥人产生了建立统一政权的共同要求。

据《新唐书·回鹘传》的记载，首先把回纥各氏族统一起来的人叫作时健俟斤。时健俟斤之子菩萨是回纥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新唐书》称他“材勇有谋，嗜猎射，战必身先，所向辄摧破，故下皆畏附”。时健俟斤死后全氏族共同推举他为可汗。在菩萨及其母乌罗浑的领导下，回纥迅速强大起来。公元 629 年，回纥开始与唐朝发生政治、经济方面的密切联系。公元 630 年，回纥联合薛延陀，共同进攻突厥的北部。在马鬣山大败突厥兵，灭掉东突厥汗国。这次胜利，使回纥的地位提高，菩萨率部众在土拉河畔建立了他们的统治中心。

后来，回纥的首领吐迷度继承了菩萨的事业。吐迷度联合仆固、同罗等部于公元 646 年 6 月协助唐朝进攻薛延陀。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大败，被吐迷度所杀。吐迷度自称可汗。同年 8 月，吐迷度率领铁勒 13 部，南越贺兰山，到达黄河北岸，表示愿意臣属唐朝。时值唐太宗在位，他被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唐政府在回纥地区设“瀚海都督府”，府下设 6 府 7 州，府设都督，州设刺史；还建设了回纥地区通往唐朝内地的交通干道。公元 648 年 10 月，回纥汗国发生乌纥之乱。唐朝的燕然都护府副都护元礼臣平定乌纥之乱，改立吐迷度的儿子婆闰为回纥可汗。于是，回纥汗国又重归稳定。公元 661 年，回纥首领婆闰率众参加了唐朝对高丽的战争。婆闰死后，他的后裔比栗、独解支、伏帝匐、承宗、护输等先后成为回纥首领。公元 7 世纪后半期，回纥在与一些突厥部落的征战中不断壮大，成了漠北草原强大的民族之一。

从时健俟斤到骨力裴罗（公元 7 世纪初至 8世纪中),回纥大

约经历了 100 多年的发展时期。但有关这一时期回纥社会的详细状况史料记载很少，根据古代突厥碑铭和汉文史书的记载看来，回纥的社会制度与突厥汗国的社会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称其首领为“俟斤”“颉利发”。内外宰相和其他各级官吏，一般从俟斤、颉利发和可汗的家族和血缘亲近的氏族部落中挑选任命。可汗把牧地分给亲族和其他部落首领并向他们征收赋税。

俟斤、颉利发、可汗及其家族、各级官吏、氏族和部落头人都掌握着大量的牲畜、生产工具和牧地。平民（qara bodun）[①]是被剥削的阶层，他们只有少量的牲畜和牧地，政治上完全依附于各级官吏。在发生战争时他们要自备马匹、武器和口粮，编队参加战争。战争中的主要战利品和战俘都要呈献给部落首领。平民除从事自己的牧业生产之外，主要给统治阶级服各种无偿劳役。平民在部落内部对内可以自由交换牲畜、生产工具和剩余产品，但必须要以彻底缴纳各种赋税为前提。对外交换时必须以官吏为中介。

## （二）鄂尔浑回纥汗国的兴衰

曾经称雄于漠北的东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的贵族骨咄禄又招集散布各地的突厥旧部，于公元 685 年在今山西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沿黄河至河北蔚县一带重新建立政权，号颉跌利施可汗。后其向北进攻回纥人的活动中心鄂尔浑河乌德健山一带。回纥人败，一部分迁到土拉河流域，大部分则归属了突厥。骨咄禄死后，默啜可汗又不断向土拉河、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等地用

① 回纥语，直译为“黑民”之意，是相对部落里的贵族而言，此处一律取为“平民”。

兵，进攻回纥，前后发生了五次大的战争。到 8 世纪的初叶，回纥民族反抗突厥统治集团的斗争达到高潮。公元 734 年，回纥与拔悉密、葛逻禄乘突厥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混乱之机独立。公元 742 年，回纥与拔悉密、葛逻禄联合向突厥进攻，攻杀骨咄禄叶护，立拔悉密酋长为可汗，回纥与葛逻禄的首领则为左右叶护。公元 744 年，拔悉密可汗擒杀突厥余众的首领乌苏米施可汗，回纥的骨力裴罗攻杀拔悉密部的可汗，称骨咄禄毗伽可汗，把他的牙帐从色楞格河流域迁到鄂尔浑河上游的斡儿朵八里（即哈剌巴喇哈逊）。翌年，骨力裴罗又攻杀后突厥的白眉可汗，后突厥政权遂最后灭亡，回纥汗国便正式成立。

由骨力裴罗缔造的回纥汗国前后共存在了约一个世纪（公元 744—840 年)。回纥汗国是以内九族(九姓回纥)为核心,再加上外九部而构成的。内九族中的药罗葛氏为王族集团，可汗常从药罗葛氏里产生。公元 795 年（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奉诚可汗阿啜被杀后，由怀信可汗骨咄禄即位。从此，汗位从药罗葛氏族转到别的氏族。回纥汗国的统辖范围最初包括贝加尔湖以南的都播、贝加尔湖以西的骨利斡、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阿尔泰山西南的葛逻禄、天山以北的沙陀、阴山一带的党项、吐谷浑以及兴安岭以东的室韦、奚、契丹等。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回纥汗国在强盛时期其势力可能达到天山以北楚河流域。公元 812 年，回纥可汗亲统大军，经北庭、龟兹，大破葛逻禄和吐蕃，占领七河流域、真珠河（今锡尔河）、拔贺那（今费尔干纳）等地。

回纥汗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并且与唐进行绢马交易。除此之外，还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其经济实力较以前得到发展和充实。

回纥的畜牧业以马的饲养为主。回纥马在当时的战争、生产、生活、贸易当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回纥马的存栏数在整个回纥汗国时期都是相当大的。历史文献虽然没有给我们记载下各个时期

回纥马的存栏数，但是我们从回纥与唐的绢马交易数中完全可以看出回纥马的生产状况。例如，据《旧唐书·回纥传》载，自唐朝乾元之后（公元 758—760 年），回纥每年来唐朝内地售马，以马换唐的缯帛。向内地出售的马，多时达数万匹。公元 773 年 11 月，回纥人一次赶马 1 万匹前往内地贸易；据《白氏长庆集》载《与回鹘可汗书》一文中称回纥人一次给唐朝赶来 2 万匹马，用以交换唐朝的 50 万匹绢。据说回纥人支援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出兵五千人，骑马一万匹……”。这些数字表明回纥汗国时期养马业非常发达，马的数量是很多的。马绢贸易对回纥人特别有利。一般来讲，一匹回纥马可换得唐朝的丝织品 40 匹。有时一匹马要换 50 匹缯。这种大规模的交换行为，被史学家称为绢马贸易。回纥人从内地换回大量的丝绢、茶叶及其他用品，不仅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且可以转运到中亚各地销售。在这个时期，回纥人的商业活动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回纥商人进入内地者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久住长安等地，经商致富并一度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

8 世纪中叶以后，吐蕃强盛，占领陇右、北庭，以及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这样一来西域各族人民和唐朝的经济和政治来往全靠通过回纥汗国的路线。因北庭处于东西交通要冲，其地位显得格外重要，到 9 世纪初，回纥人在毗伽可汗（保义可汗）的率领下，西征吐蕃，收复北庭和龟兹等地，使一度中断的东西交通线又畅通无阻。丝绸之路的畅通完全符合于唐朝和回纥人双方利益。由于回纥汗国掌握了东西交通的命脉，商业活动得到了发展。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大量迁移到回纥汗国从事商业活动，并对宫廷政治发生影响。

回纥都城斡儿朵八里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繁华地区。考古学家在发现的一所住宅中找到松香、铜片和青铜镜。在首府城内以及在鄂尔浑河畔农业地区周围，几乎每一户都有磨，以

备碾磨粮食之用。都城以外，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的其他回绝城市的周围，也有定居区及农业区，城内还有手工业作坊。都城有 12 扇巨型铁门，人口众多，聚居稠密，有市镇和各种商业。

回纥本以游牧经济为主，后因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加之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于是出现了许多城市和定居点，逐渐走向半定居的生活。8 世纪中叶，葛勒可汗（名磨延啜)在色楞格河旁曾建筑了一座富贵城，后来其子牟羽可汗又在鄂尔浑河流域建了卜古可汗城、斡儿朵八里以及许多宫殿。

回纥汗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和阶级关系，与汗国建立之前变化不大。汗是最大的牧主，“外九族”的首领也是大牧主。牧主占有大量的牧地，牧民对牧地只有使用权。牧民从牧主手中取得牧地的使用权来为牧主牧放牲畜。牧主从牧民的劳役中攫取大量的畜群。

汗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可汗，可汗以下是“匐”（伯克），大臣有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吐屯、俟斤、阎洪达、颉利发、达干等。可汗之子弟叫特勤；领兵官叫设。另外还采用唐朝制度，设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及都督、将军、司马等[1]。这些职官依照可汗的意志管理各方面的事务。因九姓部落居于统治地位，各部都设有都督[2]。由可汗对各部颁发印信，并派官员对部落事务进行监察、收取赋税。

回纥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回纥人曾使用过突厥如尼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回纥人在漠北地区的历史、语言文献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一些碑铭却对研究历史和语言有着重要价值。如《磨延啜碑》为 1909 年芬兰人兰史铁在蒙古希乃乌苏地方发现的。此碑立于公元 759 年。这个碑保留的字数较多，其主要内容

1 《新唐书·回鹘上》。
2 《新唐书·回鹘上》。

是记载回纥可汗磨延啜的事迹，是研究回纥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历史和语言的重要资料。又如《铁尔浑碑》，是在蒙古杭爱省铁尔浑河流域发现的。据俄国突厥学家克里亚西托尔内研究，此碑是葛勒可汗（即磨延啜可汗）的记功碑；立碑时间比《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早数年。碑铭的作者是骨咄禄达干。碑铭的内容主要为叙述葛勒可汗的业绩和回纥汗国的历史以及后人对葛勒可汗业绩的赞颂。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为《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1809 年由芬兰人海开勒在回纥首府所在地哈喇巴喇哈逊附近柴达木河畔发现。此碑立于公元 814 年(唐元和九年)。碑文内容分别用粟特、突厥如尼、汉等三种文字写成。碑文突厥文部分损害最多，仅保留一小块。粟特文部分也残损严重，汉文部分保存得比较完整，内容记载回纥在鄂尔浑河流域建国和保义可汗的事迹。其中关于牟羽可汗从唐朝内地带四名摩尼教徒到回纥地区的记载尤为重要。

突厥文字母最先流行于叶尼塞河以及鄂尔浑河流域的突厥人中。因其外形上与古代北欧民族使用的如尼（Runic)文相似，所以一般称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用这种文字的碑文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较多，所以也有人称为鄂尔浑一叶尼塞文。绝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最古的突厥如尼文字，可以追溯到中东的阿拉美文字。这种文字是先通过波斯传入中亚古代操伊朗语的民族中，然后再传入突厥人中的。但是，如尼文字产生的确切年代和地点仍然不清楚。目前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献是完成于 6—7 世纪之间的。突厥如尼文是一种音素一音节混合型文字。字母约有 38—40 个，元音有 8 个，用 4 个文字符号来表示辅音字母中，有 8 个辅音是用两套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元音字母不仅常在字的中间省去，而且字首的元音字母也往往略去不写。突厥如尼文一般从右往左横写，也有从左往右横写的。词句一般用（ ∶）符号来分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